

知识吸收、社会资本与模块化组织中 企业竞争优势

齐晓飞

内容提要 模块化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组织的演进形式,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各个领域。本文基于对模块化组织这样一种中间形态的网络组织结构进行研究,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的背景下,模块化组织中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得一方面来源于企业的学习,尤其是知识的吸收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动用所处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的能力,进行知识的吸收和传递,最终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本文研究表明,知识吸收能力和社会资本利用能力对于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确实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企业在实践中,对于整合网络中其他企业的资源,建立整合竞争优势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模块化组织 知识吸收 社会资本 竞争优势

中图分类号:F27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13)01-0100-08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①的背景下,超越国界的激烈竞争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信息技术和虚拟平台进行跨国经营和发展全球性网络组织,企业的竞争优势更多来源于企业对知识的学习与创新。

哈佛大学波特教授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产业竞争优势模型——“钻石模型”^[1],我们试图在钻石模型中再引入一个影响竞争力的因素,即知识的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知识已经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就中国企业而言,要想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一席之地,就要加强自主创新的能力,那么企业从企业网络中获取知识,并将吸收的知识内化成自己企业或组织的整合知识并进行知识创新,最终形成核心竞争力,才是企业永续经营并不断创新的基础和关键。青木昌彦在《模块化时代》一书中也提到,“在‘网络经济’里,为了获得竞争的边际收益,与独自发展一整套的技术相比,把技术的要素分解(模块化),集中力量设计制造特定的模块,其他部分则通过与外部企业开展大胆的合作,灵活地运用其他企业的资源,这种企业战略更有优势”^[2]。

因此,本文通过对模块化组织进行研究,将企业知识资源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结合,同时结合竞争优势外生

收稿日期:2012-10-1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跨国研发中心嵌入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模式及其效应的理论与实证研究”(71073178);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跨国公司与北京高校 R&D 合作中技术溢出的理论与实证”(9102020);中央财经大学 2012 年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201246)

作者简介: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1。

① 新经济指由电脑、互联网驱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是对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和数字化经济的概括。

论和内生论,探讨社会资本和知识吸收这两个方面是如何对竞争优势产生影响的。虽然国内外也有不少学者对企业的知识吸收和利用能力与竞争优势关系进行研究,也有从社会资本角度切入的,但是对于共同作用于企业的研究还不是很多见,所以本文尝试着基于模块化组织这一研究对象从这个方面进行理论研究。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知识吸收与企业竞争优势

霍夫和申德尔(Hofer and Schendel,1978)将持续竞争优势定义为“企业特有的,针对竞争对手发掘的,能给企业带来持续的超越竞争对手的能力”^[3]。吴应宇和路云(2003)认为决定企业持续竞争优势有两类性质不同的因素:一是能力和知识差别及不可仿制性;二是资源、能力和知识的不可替代性^[4]。企业持续竞争优势既可以是内生的,由内部核心能力决定;也可以是外生的,由外部环境条件赋予。以波特为代表的企业竞争优势外生论流派(即价值链竞争优势理论),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不同的企业在面对相同的环境条件时,为什么拥有不同的竞争优势?企业竞争优势内生论可以追溯到马歇尔(Marshall,1920)的《经济学原理》和彭罗斯(Penrose)的《企业成长理论》,之后分化成两个独立但又相关的流派:资源基础论和核心能力论。伯格·沃纳菲尔特(B. Wernerfelt,1981)提出“资源基础论”^[6],该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源于企业的异质性,同时,也证实了外生论的影响性,但是否认了其决定性。在对资源基础论的批判和发展中,哈默尔和普哈拉(1990)提出的企业核心能力理论中加入了人的因素,他们认为人的异质性导致了资源的异质性,进而引起了企业的异质性乃至竞争优势的异质性^[7]。

但是核心能力理论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核心刚性”,这种刚性不利于企业竞争优势的保持。彼得·德鲁克(1990)认为企业的异质性就在于企业所拥有的知识,而且是唯一且独特的资源^[8],知识是保持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原动力。但是知识的特性也使企业的能力具备一定的刚性,如何改变这种刚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的学习。谢洪明、吴隆增、王成(2007)从组织学习、知识整合的角度得出了组织学习对企业核心能力的形成以及绩效的获得均有积极意义的结论^[9]。博纳尔等(Boerner et al.,2001)认为学习是为了改进经济结果而获得和使用现有知识或者创造新知识^[10]。企业学习的本质是对知识的吸收利用和创新,尤其是对于处于网络组织中企业间的学习,吸收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企业知识的吸收能力是创新的源泉所在^[11]。吸收能力指组织对外部知识进行辨别,通过网络中的三个维度:主体、联系、结构,来对外部知识进行消化吸收并加以应用的能力。吸收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企业将外来的新知识进行转换的效率,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实现。

总的来说,企业的吸收能力作用于企业的创新能力,可以强化企业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企业创新的基础,促进组织的变革,从而维持企业的竞争优势。另外,企业的吸收能力越强,学习能力也会相对增强,并且有利于网络成员间和团队间进行相互的学习,更利于企业或组织形成新的资源和能力。模块化组织中企业间的学习能够带来学习的经济性,即单位产品的成本和交易费用随着知识的不断更新和技术、效率等水平的提高而降低(见图1)。模块化网络的学习曲线(B)相对平坦,因为模块化企业嵌入于网络中,相互之间学习层次多,范围大,学习时间长,经济性较明显。“干中学”,“用中学”的作用,使得成本下降的空间比较大。

由此本文提出:

假设1: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对竞争优势有显著正相关作用。知识的吸收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企业竞争优势的强弱,培育和发展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就要找出影响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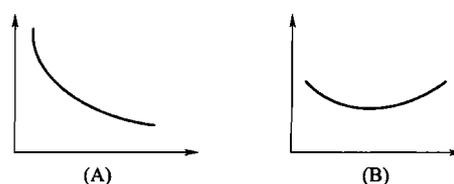


图1 模块化组织学习曲线与单个企业学习曲线对比

(二) 社会资本与竞争优势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网络资源,对于竞争优势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社会资本能够带来异质性的效应,能够给企业创造经济租金,为企业带来关系租金,得到网络协同效用的超额利润。社会资本最初是社会学范畴的一个核心概念,后来渐渐为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广泛采用,特别是对企业网络组织的分析,社会资本理论对交易费用经济学分析范式进行了重要的修正。布尔迪厄(1977)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制度化的关系网络,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12]。科尔曼(1990)认为,和其他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既定的目标^[13]。科尔曼的定义扩大了社会资本的范围,加入非正式制度(如社区规范)及制度化的社会连带(如组织)。格兰诺维特(1973)提出了社会资本的嵌入性和弱关系假设^{①[14]}。社会资本分为个人社会资本和组织社会资本,又分为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

本文主要讨论企业的外部社会资本,通常可以认为是企业从外部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关系资本,主要从三个维度: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15]影响企业间知识的获取和转移,从而间接影响企业的竞争优势。也会从这三个维度直接影响企业的竞争优势,下面就先讨论直接影响。

社会资本就是一种关系资本,社会资本的利用能力可以理解作为一种无形的获取资源来创造价值 and 利益的能力,也是网络成员间重要的非正式沟通渠道,这包括一系列水平或垂直的相互关系。模块化组织中成员间的沟通程度更大,沟通的频率更高,所以对于社会资本的利用能力也就越强。具体来说:

结构维度对于模块化组织中的成员来说,关系联结的强弱会影响彼此之间的信任,这种信任对于互补性资源的获取会带来直接的影响。而这种互补性的资源,不仅仅是隐性知识,对于竞争优势的建立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企业间网络结构越复杂,结构洞越多,网络节点之间的企业间联结所生成的关系资源就越多,这有利于模块化组织中的企业产生模块化经济效应。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使得组织内的企业相互信任,具有共同认知和共享文化以及愿景,能够克服文化沟通的障碍,增强彼此之间的关系联结,而且关系成员通过模块化网络价值链的重新解构和整合能够形成具有各自能力要素的模块化企业和组织,可以带来专业化经济的效益;同时,也说明企业的能力不仅是内生的,还依赖于企业所处的网络中位置以及关系成员所拥有资源的情况、关系与合作的程度,以期达到共享网络关系资源和关系租金的目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组织不是一个孤立的群体,而是在社会网络中的一个单位。所以企业所处的网络位置,成员间联系的强弱,以及相互的信任和长期合作而产生的情感纽带,会对企业的整合竞争优势的建立产生一定的影响,减少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集体创新的效果。我们得出下面三个假设:

假设2:企业社会资本结构维度对竞争优势有显著正相关作用。

假设3:企业社会资本关系维度对竞争优势有显著正相关作用。

假设4:企业社会资本认知维度对竞争优势有显著正相关作用。

(三) 企业间社会资本与知识吸收

下面我们将探讨社会资本对知识吸收能力产生作用,从而间接地影响企业的竞争优势。处于网络中的企业需要不断从外部网络中吸收并消化新的技术和知识等信息,才能不断地刷新企业的知识存量,更新知识内容。网络关系能够给企业带来关系租金收益,因为它跨越企业边界,嵌入于企业惯例和流程中^[16],通过信任、信息共享、共同解决问题等机制给企业带来战略性资源^[17],促进企业创新和资源整合,提高竞争力。企业间学习的目的是通过对网络环

① 弱关系假设:网络分析中的重要假设,将人际间的关系强度进行划分,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两种。关系强度指认识时间的长短,情感的紧密程度,亲密行为以及互惠性服务的内容。

境中知识资源的利用来构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连带形成了以知识为纽带的企业间相互依存的网络关系是企业学习的外在表现^[18]。

1. 结构维度与知识吸收

社会资本结构性嵌入企业网络成员中,主要涉及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联结的强弱(强联结和弱联结)、网络的结构(结构洞)等对于知识存量 and 过程知识的影响。联结的关系强弱会对知识的存量产生影响。强联结源于企业间的长期合作和信任,因此保证了网络规范,信任,制裁权威等制度的建立和维持,而且情感的互动和信任使得企业间有更强的动力进行隐性知识的传播和转移,企业更有可能获取网络或其他成员企业中的内部知识,提高协同创新的效率。强联结所带来的效用是一种长期的互惠,一种双赢的结果。弱联结所形成的稀疏网络与强联结相比,优势更明显,更有利于增加网络中知识的存量。弱联结使网络形态更加开放,拥有更多的结构洞,范围更大,减少了冗余的信息,关系的相对短暂,使得企业组织能够流动,从而通过结构洞获取更多的非重复性的创新信息资源,提高企业的搜索信息能力以及创新能力,促进了企业间的学习。网络结构和联系强弱同时也会对过程知识产生影响。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也会影响其获取知识的能力,结构洞上的企业面临更多的机会发现资源和潜在的伙伴,灵活性和适应性都有所提高和加强。

2. 关系维度与知识吸收

社会资本关系性嵌入是指成员之间通过长期的情感互动和合作而建立起来的直接关系,可以分为信任、规范和认同等维度。其中信任和规范对于企业间的学习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信任是网络组织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除了硬性的制度和规章,更多的合作和知识共享来源于相互之间的心理契约的建立,而且能够带来比纯市场交易更多的互惠和效益。规范的作用在于在知识传递的过程中起到监督和降低道德风险的行为,秉承双赢合作的宗旨,而不是侵占他人的利益,制约了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了知识吸收和传递中的障碍。

3. 认知维度与知识吸收

社会资本的认知性嵌入,是指网络成员间的这种文化性嵌入,利于成员跨越沟通和交流以及认知上的障碍,并且共同的文化约束能够对知识的传递产生正面的影响。企业间的共同愿景利于成员向同一个目标努力。文化的作用在于进行跨文化管理,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可能会对知识的获取和共享产生一定的阻碍,间接影响知识的存量。网络文化的形成,可以促进网络成员间行为的一致性,更容易沟通,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新知识的学习就会有更大的效果。从这个角度,社会资本又被定义为“一种诚信和宽容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涌现了大量资源联合的网络”。

综上,笔者归纳出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对知识作用机理的逻辑图,如图2所示。社会资本除了直接对企业的竞争优势产生影响,更主要是通过知识这一中介来影响企业的知识吸收和竞争优势。由此得出以下假设:

假设5: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对知识吸收能力有显著正相关作用。

假设6: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对知识的吸收能力有显著正相关作用。

假设7: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对知识的吸收能力有显著正相关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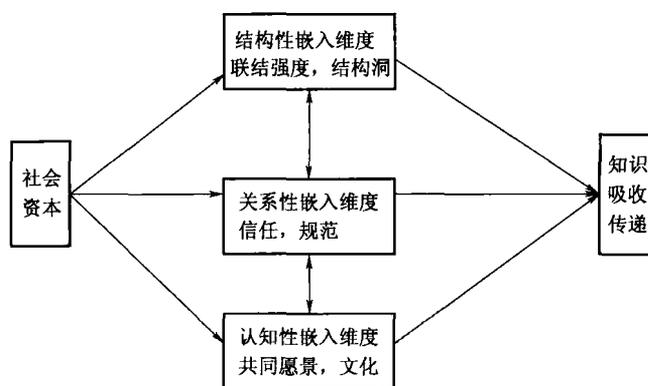


图2 社会资本对知识影响逻辑图

综上,可以看出,知识的流动和整合离不开企业间的相互学习,也离不开企业对网络资本的利用。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知识吸收、社会资本与竞争优势三者之间的逻辑模型,如图3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了具有典型模块化特点的装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行业的企业,通过电子邮件、实地访谈和电话访谈等方式进行问卷调查。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打分。共发放问卷300份,经过筛选,成功回收有效问卷216份,有效样本回收率72%。

(二) 变量说明

本文研究模块化组织中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和社会资本利用能力,社会资本又从三个维度对竞争优势和知识吸收产生影响,所以潜在变量为:知识吸收、社会资本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以及竞争优势(见表1)。在变量界定的基础上,本文选用结构方程(SEM)进行建模,并利用SPSS11.0和AMOS7.0进行统计数据分析。潜在变量以椭圆形来表示,观测变量以方框来表示(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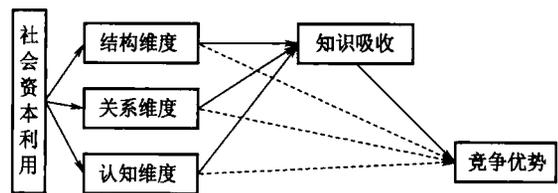


图3 学习能力与竞争优势的逻辑模型

注:图中虚线表示次要影响,实线表示主要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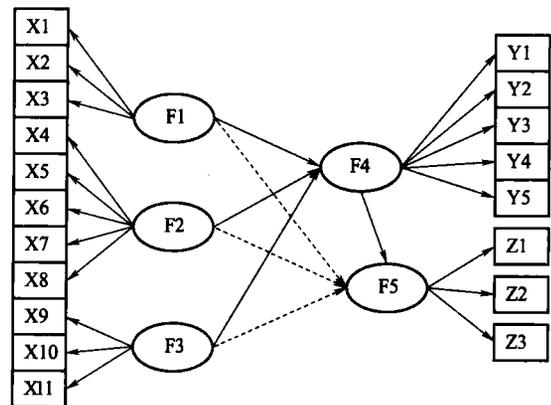


图4 结构方程路径图

表1 变量界定

变量名称		测量指标
社会资本利用能力	结构维度 F ₁	企业所处社会网络中位置的重要性;成员间关系联系是否紧密;网络结构对知识吸收的重要性(X1 - X3)
	关系维度 F ₂	网络中企业成员信任的重要性;成员间是否相互信任;各企业成员间是否建立了长期的感情合作关系;企业是否能够通过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进行企业间的知识共享和传递;企业是否不顾已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采取投机行为(X4 - X8)
	认知维度 F ₃	模块化组织中文化的冲击是否对知识吸收产生影响;企业间是否拥有共同的认识来分享新知识;是否愿意与网络成员共享知识(X9 - X11)
知识吸收能力 F ₄		企业是否能够经常且快速地获取企业网络中引领产业或行业发展的新知识;企业能否对新知识进行识别并内化为本企业所需要的知识;企业能否对网络中其他企业的新知识与本企业的知识进行有效的整合;企业能否利用新知识进行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的重要性(Y1 - Y5)
竞争优势 F ₅		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是否高于市场的平均水平;知识创新在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和建立中的重要性;企业是否有持续不断创新动力和源泉(Z1 - Z3)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样本信度及效度分析

对回收的216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Cronbach's α 值都在0.7以上这一可接受的范围水平,表示本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见表2)。同时,效度检测结果均在0.5这一水平以上(见表3),总体上基本上达到要求。平均变异抽取量 AVE 也几

乎全部在 0.5 以上(只有吸收能力的 AVE 为 0.487 略低于这一水平),说明问卷具有较高内部一致性程度和信度水平。

表 2 Cronbach's α 系数

变量	Cronbach's α 值	测量指标	变量	Cronbach's α 值	测量指标
社会资本利用能力			认知维度	0.8531	3
结构维度	0.7961	3	吸收能力	0.7896	5
关系维度	0.7091	5	竞争优势	0.9213	3

表 3 各变量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

	吸收能力	社会资本利用能力三个维度	竞争优势
CFI	0.91	0.93	0.83
GFI	0.87	0.87	0.91
RMR	0.067	0.052	0.14
RMSEA	0.087	0.157	0.272
χ^2	$\chi^2(71) = 142.21$	$\chi^2(19) = 83.55$	$\chi^2(2) = 33.82$

(二)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检验

由测量结果可知,模型不存在很大的标准差和负的误差方差,所以本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是可识别的。进一步对模型的拟合度进行检验(见表 4)。

表 4 模型适配度指标及数据

拟合度	拟合度指标数据	说明
适配度指标 GFI	0.903	GFI 大于 0.9 时,模型有良好的拟合度
近似误差均方根 RMSEA	0.075	小于或等于 0.05 时,模型有较好的拟合度
比较适配指标 CFI	0.902	大于 0.9 时,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规范适配指标 NNFI	0.798	大于 0.9 时拟合度较好
精简度 PNFI	0.833	大于 0.5 为宜

由上表可知,本模型从各个指标来考量都基本符合要求,除了近似误差方根略高于建议值,但是已属中度适配,符合要求。规范适配指标距离建议值稍有差距,但是不影响测量统计结果。所以,综合上述指标,本结构方程模型已经达到很好的拟合度,基本符合模型建模要求。

(三)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

本部分主要讨论部分中介作用理论假设模型的路径系数,模型假设的各路径系数及显著性水平如表 5 所示。本文使用的显著性水平标准为 0.05,小于这一值时,原假设得到支持,大于这一值时,原假设被拒绝。

表 5 模型的路径系数与显著性水平

假设路径	路径系数	T 值	显著性水平	对应假设	检验结果
$F4 \rightarrow F5$	0.36	2.79	0.035	假设 1	支持
$F1 \rightarrow F5$	0.21	1.14	0.041	假设 2	支持
$F2 \rightarrow F5$	0.54	2.32	0.010	假设 3	支持
$F3 \rightarrow F5$	-0.12	-0.39	0.125	假设 4	不支持
$F1 \rightarrow F4$	0.44	2.62	0.046	假设 5	支持
$F2 \rightarrow F4$	0.25	1.81	0.030	假设 6	支持
$F3 \rightarrow F4$	0.15	1.51	0.050	假设 7	支持

(四) 假设检验及结果分析

通过上面的路径系数值等计算结果可以得出:

(1) 对于假设 1, 企业知识吸收能力与竞争优势之间的路径系数为 0.36, 显著性水平为 0.035 小于 0.05, 结果支持假设 1, 即模块化组织中企业吸收能力确实对竞争优势有影响, 吸收能力越强, 竞争优势获得和保持越容易。

(2) 对于假设 2, 社会资本利用能力中的结构维度对竞争优势的路径系数为 0.21, 显著性水平为 0.041, 小于 0.05, 假设 2 得到支持, 说明企业所处的网络结构及联系的强弱会对竞争优势产生一定的影响。

(3) 对于假设 3, 关系维度与竞争优势的路径系数为 0.54, 显著性水平为 0.010, 小于 0.05, 假设 3 获得支持, 企业间由于长期的合作而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的关系资本有利于企业竞争优势的建立和保持。

(4) 对于假设 4, 认知维度与竞争优势的路径系数为 -0.12, 显著性水平为 0.125, 大于 0.05, 原假设未获得支持, 所以企业间的文化规范对于竞争优势的影响不显著。

(5) 对于假设 5, 社会资本结构维度对知识的吸收能力的路径系数为 0.44, 显著性水平为 0.046, 小于 0.05, 结论支持假设 5。企业间联系强弱和所处结构位置会对企业对知识的吸收产生显著影响。

(6) 对于假设 6, 关系维度对于知识吸收能力的路径系数为 0.25, 显著性水平为 0.030, 小于 0.05, 支持假设 6。说明, 关系联系越紧密, 信任越充分, 知识的吸收能力就越强。

(7) 对于假设 7, 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与知识吸收能力的路径系数为 0.15, 显著性水平为 0.050, 不超过 0.05, 支持假设 7, 说明文化和规范对于知识的吸收和传递还是有显著的作用。有利于企业间减少投机和寻租行为。

以往的研究大多数关注于社会资本, 通过知识这一中介变量, 对竞争优势产生影响, 本文通过假设检验得出的结果, 不仅得出了以上结论, 同时, 也得出了模块化这一组织的特点, 即社会资本不仅通过知识学习间接对竞争优势的影响, 还得出了不通过知识这一中介变量也能对竞争优势的建立和获得产生影响。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着重对处于网络经济时代的网络生产企业的知识的吸收能力和社会资本的利用能力两个方面来考量对竞争优势的影响, 研究发现: (1) 证实了企业的学习能力和知识吸收能力高低确实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强弱产生影响。学习型组织的建立有利于企业在干中学, 学中干, 尤其是在模块化这种松散的中间型组织当中, 提高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和社会资本利用能力是可采用的方法之一; (2) 社会资本的利用对于企业的知识吸收会产生很好的效果。企业间长期合作基于信任和感情建立起来的网络, 有利于新知识的吸收和传递, 从而更有利于企业进行知识创新; (3) 网络中企业学习对于模块化的意义。网络成员间的相互学习, 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和获取信息的成本, 相互之间的信任合作关系有利于新知识的吸收, 灵活性也利于新知识与核心竞争力的融合, 能够不断地产生和创造新知识, 提高模块化组织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 提高企业乃至整个网络的竞争力, 获得 $1+1>2$ 的整合效应; (4) 加强企业间信任文化和规范的建立。模块化组织中, 企业的学习和知识的传递, 尤其是隐性知识的传递和获取, 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利用企业的社会资本, 虽然并未得出文化对于竞争优势的显著影响的结论, 但是信任规范的建立和愿意共享知识的文化氛围, 更利于知识的学习, 也会增加相互之间的心理契约的强度。

因此, 加强知识管理, 构建内部知识体系, 并通过企业网络利用社会资本汲取外部新知识, 进行组织间的相互学习和知识传递, 同时获得关系租金优势, 对于进行知识创新, 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获得整合的优势, 这也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 加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技术创新也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 [1] 迈克尔·波特. 国家竞争优势[M]. 陈小悦,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65-147.
- [2] (日)青木昌彦,安藤晴彦. 模块化时代:新产业结构的本质[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13-75.
- [3] Hofer Charles W, Schendel Dan. Strategy Formulation: Analytical Concept[M]. West Publishing Company, 1978:23-35.
- [4] 吴应宇,路云. 论企业可持续竞争能力[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13-17.
- [5] 迈克尔·波特. 竞争优势[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59-64.
- [6] Wernerfelt B. A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4, 5(2):171-180.
- [7] C K Prahalad, C Hamel.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0(3):79-91.
- [8] Peter Drucker. The Emerging Theory of Manufacturing[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0(5):94-102.
- [9] 谢洪明,吴隆增,王成. 组织学习、知识整合与核心能力的关系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07, 25(2):312-318.
- [10] Boerner C S, J T Macher, D J Teec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n Economics[M]//M Dierkes, A Berthoin - Antal, J Child, I Nonaka (Eds.).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Knowledg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89-117.
- [11] Zahra, George. Absorptive Capacity: A Review, Reconceptualization, and Extens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2, 27(2):185-203.
- [12] Bourdieu Pierre.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M].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13] Coleman J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ety, 1988(94):95-120.
- [14] Mark S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8(6):1360-1380.
- [15] Nahapiet J, Ghoshal S. 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 23(2):242-266.
- [16] Dyer J H, Singh H. The Relational View: Cooperative Strategies and Source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 23(4):660-679.
- [17] Uzzi B.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1997(42):35-67.
- [18] 余东华. 模块化企业价值网络:形成机制、竞争优势与治理结构[M].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65-136.

Research on Knowledge Absorption, Social Capital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Modularity Organization

QI Xiao-fei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knowledge economic era, modularity has been used in many fields, as a new operation and organization evolving means. As to the modularity organization, an intermediate form of network organization structure, enterprises' competitive advantage mainly comes from learning ability, especially knowledge absorbing and the ability of using social capital from the whole network. It has become a key factor of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 power establishing.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paper, we can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knowledge absorbing and social capital indeed have effect on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some sense, thus we can enhance it from these two aspects and integrate other resources of the whole network. Furthermore, this can bring the integration in the whole network, which is good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going out" policy.

Key words: Modularity Organization; Knowledge Absorption; Social Capit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责任编辑:宛恬伊